



王公四六話序

先君子少居汝陰鄉里而游學四方學文於歐陽文忠公而授經於王荆公王深父常夷父既仕從滕元發鄭毅夫論作賦與四六其學皆極先民之淵蘊銜每侍教誨常語以為文為詩賦之法且言賦之興遠矣唐天寶十二載始詔舉人策問外試詩賦各一首自此八韻律賦始盛其後作者如陸宣公裴晉公呂溫李程猶未能極工遠至晚唐薛逢宋言及吳融出於場屋然後曲盡其妙然但山川草木雪風花月或以古之故實為景題賦於人情物態為無餘地若夫禮樂刑政典章文物之體略未備也

國朝名輩猶雜五代衰陋之氣似未能革至二宗兄弟始以雄才奧學一變山川草木人情物態歸於禮樂刑政典章文物發為朝廷氣象其規模闊達深遠矣繼以滕鄭吳處厚劉輝工儼儼悉備具發露天地之藏造化殆無餘巧其槩括聲律至此可謂詩賦之集大成者不繇

仁宗之世太平閒暇天下安靜之久故文章與時高下蓋自唐天寶遠訖於天聖盛於景祐皇祐溢於嘉祐治平之間師友淵源講貫磨礪口傳心授至是始克大成就者蓋四百年於斯矣豈易得哉豈一人一日之力哉豈徒此也凡學道學文淵源從來皆然也世所謂箋題

表啓號為四六者皆詩賦之苗裔也故詩賦盛則刀筆盛而其衰亦然銓類次先子所謂詩賦法度與前輩話言附家集之末又以銓所聞於交游間四六話事實私自記焉其詩話文話賦話各別見云老成雖遠典刑尚存此學者所當憑心而致力也且以昔聞於先子者為之序欲自知為文之難不敢苟且於學問而已匪欲誇諸人也宣和四年七月庚申日汝陰王銓序

王公四六話上

宋元憲晚歲有詩云老矣師丹多忘事少之燭武不如人其後元厚之作執事參知政事一日奏事差誤神宗顧謂曰卿如此忘事耶明日乞退遂用元憲語作乞致仕表云少之燭武尚不如人老矣師丹仍多忘事神宗讀表至此恰其意而留之歐陽文忠公謝致仕表云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慰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元厚之後作致仕表云第乞退拜敢忘舜帝之笙鏞翫歸飛亦在文王之靈沼又謝致仕表云冥鴻雖遠正依天宇之高華微藿雖傾尚遡日華之明潤其意謂萬物不離於天地雖致仕亦不離君父也子瞻為筆

說大以此為妙云古人謝致仕表未有能到此者
元厚之作王介甫再相麻世以為工然未免偏枯其云
忠氣貫日雖金石而為用謗波稽天孰斧戕之敢闕上
句忠氣貫日則可以襯雖金石而為用是以下句謗波
稽天則於斧戕了無干涉此四六之病也元厚之取古
今傳記佳語作四六雖金石而為用開西京雜記載楊
雄全語也日華明潤李德裕唐武宗畫像贊也四六尤
欲取古人妙語以見工耳

元厚之久作藩鎮後聞儂智高餘黨寇二廣移知廣州
而所傳乃妄改知越州厚之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馳
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

囊倡為危事用李德裕獻替記伐劉稹李石令中人石
元貫奏橫水明光之甲叟地何由取他德裕曰從伊十
五里精兵明光甲叟地必須破却此賊後所傳果妄遂
誅劉稹焉

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閭固辭者數十其後改封
先召翰林學士元厚之謂曰卿可於麻辭中道殺勿令
更辭也略云列第環宮弥葺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
長樂之顏

四六有伐山語有伐材語伐材語者如已成之柱楠略
加繩削而已伐山語者則搜搜山一作披山山開荒自我取之

伐材謂熟事也伐山謂生事也生事不對熟事熟事必

對生事若兩聯皆生事則傷於奧澁若兩聯皆熟事則無工益生事不用熟事對出也如夏英公辭奉使表略云頃歲先人沒於行陣春初母氏始棄孤遺義不戴天雖下單于之拜哀深陟岵忍聞禁侏之音不拜單于用鄭衆事而公羊謂夷樂曰禁侏此生事對熟事格也後永叔作歸田錄改云義不戴天雖下穹廬之拜情深陟岵忍聞夷樂之聲夏英公免起復奉使表世以為工庶其間一聯云王姬築館接仇之禮既嫌曾子迴車勝母之遊遂輟此聯亦不減前一聯也

先公言本朝自揚劉四六弥盛豈尚有五代衰陋氣至英公表章始盡洗去四六之深厚廣大無古無今皆可化之以義理而已

施用者英公一人而已所謂四六集大成者至王岐公元厚之四六皆出於英公王荆公雖高妙亦出英公但表章有宰相氣骨如范堯夫謝自臺官言濮王事責安州通判表云內外皆君父之至慈出處蓋臣子之常節又青州劉丞相罷省官謝起知滑州表云視人郡章或猶驚畏諭上恩旨罔不歡欣又云詔令明具止於奉行德澤汪洋易於宣究愛其語整暇有大臣氣象劉丞相守鄆謝表云雖進退不由其道所願學者古人頌功烈如此其卑終難收於士論此真罷相表也

沈存中緣永樂陷沒謫官久之元祐中復官分司以表

謝曰洪造與物雜回霜霰之餘聖恩及臣更過天地之力又曰雖奮竭之心雖伸於已廢之日惟忠孝之志敢忘於未死之前皆新語也

錢易希白子彥遠字子高明逸字子飛俱以賢良登科族人藻醇老既應說書進士俱中第又應中大科熊伯通以啓賀藻知制誥曰七年三第閱賢良文學之科一門四人襲潤色討論之職四人謂易惟演明逸及藻也蘇子瞻作翰林子中方以言者去國在外以啓賀曰父子以文章名世盡淵雲司馬之才兄弟以方正決科邁晁董公孫之學與其後為中書舍人諱二蘇告詞之語異矣

子瞻幼年見歐陽公謝對衣金帶表而誦之老蘇曰汝可擬作一聯曰匪伊垂之而帶有餘非敢後也而馬不進至為穎川因有此賜用為表謝云枯羸之質匪伊垂之而帶有餘歛退之心非敢後也而馬不進後為兵部尚書又作謝對衣帶表略曰物生有待天地無窮草木何和旨慶雲之渥采魚蝦至陋借滄海之榮光雖若可觀終非其有四六至此涵造化妙旨矣

文章有彼此相資之事有彼此相須之對有彼此相須而曾不及當時事此所以助發意思也唐人方有此格謂之互換格然語猶拙至後人襲用講論而意益妙如楊汝士陪裴晉公東維夜宴詩曰昔日南亭無艷質此

時金谷有高人止於此而已至永叔和杜岐公詩曰元
劉事業時無取姚宗篇章世不知二美惟公所兼有後
生何者欲攀追其後蘇明允代人賀永叔作樞密啓曰
在漢之賈誼談論俊美止於諸侯相而陳平之屬寔為
三公唐之韓愈詞氣磊落終於京兆尹而裴度之倫實
在相府然陳平裴度未免謂之不文而韓愈賈生亦嘗
悲於不遇蓋人之於世美惡自自有倫而天之於人賦
予以莫能備此又何嘗出蓋更青研朱益丹也後至荆
公賀韓魏公罷相啓畧云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
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宗璟之於唐善致
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為元功固未有獨運廟堂

再安社稷弼亮三世教寧四方崛起在諸公之先煥乎
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入之適其時以彼
相方又為特美此又妙矣

譚昉曲江人荆公少年仕宦韶州之友也特善戲表荆
公在金陵稱其一對云車斜韻險競病聲難競病二字
曹景宗故事也白樂天與元微之書曰何處春深好詩
以斜車二字為韻往來數百篇

王荆公父名益以都官負外郎通守金陵而元厚之作
金陵幕官其契分久矣荆公既相神宗欲慎選翰林學
士時厚之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
但恐陛下不能用耳上固問之因道姓名上久之曰元

絳在外久不以文祿且令為制誥如何荆公曰陛下果
不能用尔况已作龍圖閣直學士雖下遷知制誥遂自
外徑除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既就列有稱職之譽不久
遂參大政故厚之深德荆公其後荆公居金陵厚之以
太子少保致仕歸平江以啓謝荆公曰眷林泉之樂方
遂乞骸望繡衮之歸徒深引脰

丁晉公文字雖老不衰在朱崖荅胡則侍御書曰夢幻
泡影知既往之本無地水火風悟本來之不在海外
十四年及北遷道州謝表云心若傾葵漸暖長安之日
身同旅雁乍浮楚澤之春又謝復秘書監表云炎荒萬
里歲律一周傷禽無振羽之期病樹絕沾春之望人心

哀之

唐張籍用裴晉公薦為國子博士而東平帥李師道辟
為從事籍賦節婦吟見志以辭之云君知妾有夫贈妾
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紅羅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
人持戟明光裏知公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
君明珠雙淚垂何不相逢未嫁時先子元祐中除知陳
留縣唐君益帥荆南方董辰沅邊事辟先子通判沅州
先子已得陳畝而辭之以啓謝君益曰抱壁懷沽雖免
匹夫之罪還珠自嘆空成節婦之吟

孫賁公素除河東轉運使托先子代作謝表蓋河東堯
故都之地曰富歲三登有唐叔得禾之異輿情百樂興

堯民擊壤之歌末云過太行回顧雲下義感親闈望長
安遠在日邊心馳帝闕公素讀之笑曰公乃末篇寓忠
孝之意也

先子嘗言四六須只當人可用他處不可使方為有工
邵鮪自陝西運使移知鄧州先子以啓賀之云教實自
西浸被南明之國民將愛父竚興前古之歌乃邵氏自
陝移鄧之啓也

廖友明略作四六最為高奇嘗謂僕言須要古人好語
換却陳言如職名二字便不可入四六如上表云初見
吏民已宣條教之類真可憎惡尔明畧賀安厚卿啓曰
遠離門墻道跡江湖之外瀕望麾葆榮光河洛之間又

賀張丞相啓云中台之光下飾萬物前箸之畫外制四
夷進有德而朝廷尊用真儒而天下服又云日月亭午
信無邪陰山川出雲並有時雨又謝厚卿荅書之啓云
寂寞江濱若戎車之陷淖棲遲若邑信塞馬之依風暝
然晨光照此蔀屋許安世少張自蜀漕責房州倅謝執
政啓云賤貧於有道之邦自知愧恥負犯於可封之日
無足哀矜議者謂引咎歸己不文過以自矜得責降之
義

閻令洵仁善四六而一字不肯妄下必求警策以過人
謝再除陝西轉運使表曰識道重來端同老馬操刀却
視若宰金牛謝復官表曰悲未見於齊羊笑中分於鄭

鹿臨死作發運使表曰轉輸九路回沂萬艘過有職名
出持使旨夢遊帝所驚睍色之回春來自日邊覺容光
之照水漸浮楚澤回望堯雲伏念臣少也羈孤長而疵
賤學宗論語孟子粗識指歸仕遇神考秦陵俱蒙獎擢
而臣志未伸於每對恩不報而逾深髀消粟傳之餘心
折涕弓之後侵尋晚景辜負明時頃畢通喪遙逢初政
饒軍西塞賜對中宸曲荷聖知徑除宰屬忽除廷府升
真儒林未免螢牕之瘞但愧桑榆之晚三光倒影自一
壺中萬里提封幾半天下然而承平既久積弊日深公
私困於盜攘官政習於涵若偷安則如抱薪救火欲速
則如以董療飢必待更張庶幾漸正庶恐約束未周於
郡縣謗傷已達於闕朝明月夜光寧無按劍高山流水
自有知音仰恃聖明俯彈勤拙矢心論報沒齒為期
天聖中劉子儀賀五王出閣啓云芝函曉列星飛降天
上之書棣萼晨趨嶽立受日中之字皆隱用五字王字
也

唐鄭準為荆南節度使成汭從事汭本姓郭代為作乞
歸姓表云居故國以狐疑望隣封而鼠竄名非伯越浮
舟難効於陶朱志在投秦出境遂稱於張祿未遑辨雷
尋涉銀危其後范文正公以隨母冒姓朱以朱說既登
第後乞還姓表遂全用之云志在投秦入境遂稱於張
祿名非伯越乘舟偶効於陶朱議者謂文正公雖襲用

古人全語本實范氏當家故事非據竊也

元豐末劉誼以論常平不便罷提舉官勒停遊金陵以啓投王荊公令其再起稍更新法之不便於民者荊公荅以啓畧曰起於不得已蓋將有行老而無能為云胡不止

盧多遜丞相謫海外國史載其謝表末云流星已遠拱北極以無由海曰空懸望長安而不見又其孫載作范陽家誌附其臨終自作遺表畧云昔日位居黃閣衆口鑠金此時身謝朱崖蔓草縈骨雖有五代衰氣然以可哀天

熙寧中彗星見是歲交趾李乾德叛邕州二廣為之騷動朝廷遣郭逵趙高計之荊公作相草出師勅榜有云惟天助順已兆布新之祥為彗星見而出師也行年河洛記王世充假隋恭帝禪位策文云海飛群水天出長星除舊之徵克著布新之祥允集荊公用舊意為新語也

揚子安侍郎坐黨籍謫官洛陽其謝再任官祠表云地載海涵莫測包荒之度春生秋殺皆成造化之功邸報至丹陽蔡元度在郡見報驚嘆諷味之

熊伯通任金陵為王荊公幕府官代公作立貴妃表云有警戒相承之道無險詖私謁之心荊公取而用之後人因用此一聯相承不已

鄧溫伯知成都謝上表云捫參歷井敢辭蜀道之難就
日望雲愈覺長安之遠自後凡官西川者謝表相承用
此一聯

滕元發光祿受知神宗最在知公之先以議政與荆公
不合遂出為帥又以妻黨李逢事譴知池安二州既罷
安州許朝見至國門將復用之又中飛語再譴知筠州
是時尚穢舟國東普照寺也先子實公之客是時在京
師托撰陳情表自辨先子為公草之盡載於此曰人情
不問賢愚莫不畏天而嚴公然而疾痛則呼父窮窘則
號天蓋情於中而言無所擇豈以號呼之故謂無嚴畏
之心今臣之所患不止於疾痛而所憂有甚於窮窘若

小諸

不號呼於君父更將赴愬於何人伏望聖慈少加矜察
臣本無學術亦無材能惟有忠義之心生而自許昔季
文子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
於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臣雖不肖允蹈斯言
但信道直行謂人如己既恃深知於聖主肯復借交於
衆人任其疎愚積成仇怨一日離去左右十有餘年攻
臣之言何所不有偶因疑似直欲中傷至如臣頃在京
東謬當帥路材微任重祿過灾生驗凶人始造謀之年
乃愚人未到任之日其時陛下特遺親信就以體量在
於臣身並無誑誤言事之臣不知本末或罔臣以失察
或誣臣以黨姦欲於寬大之朝為臣終身之累幸賴聖

君之照鑒力排衆議以保全爰自偏州漸移節鎮昨因
考滿許赴闕廷中書既不外除交代又已到任官為近
侍理合朝參實欲叙愚臣久蒙含垢之恩謝陛下稍復
善藩之賜况臣素無黨援唯祈一望清光今者總入國
門復除江郡慰闕之心徒切見君之日無期拜命旁皇
不知所措尋觀誥意復領裝錢方悟此行非緣重譴臣
是以敢陳危懼上旨天聰輒希行葦之仁曲軫遺簪之
眷竊緣筠州闕次尚在來春鄉里田園素來微薄家貧
累重四方無歸臣非敢別有僥覲更求錄用但患難之
後積憂傷心風波之間畏怖成疾伏望皇帝陛下憇餘
生之無幾寃前日之異恩改授臣穎壽湖潤一郡稍便

醫藥漸謀歸休異日復得以枯朽之餘一瞻天日之表
然後退歸田里歌詠太平自述臣子之遭逢歸詫鄉鄰
之父老區區之願求畢於斯滕公讀至慰闕之心徒切
見君之日無期起執先子手揮涕曰此予心欲言而不
可得者也表入神宗大悅以滕公知湖州湖乃公所乞
也是時林子中作禮部員外郎與公婿何恂直邦彥同
曹聞滕公得湖州以詩賀邦彥曰清風樓下西溪春三
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滎仙人謂
公初登第時倅湖州距是三十年矣先子為滕公作陳
情表手簡尚在今
乃誤印在東坡市本文內

王公四六話上

王公四六話下

張洎參政事江南李後主時為大臣國亡受知太宗復
作輔臣時王元之禹偁為翰林學士洎手書古律詩兩
軸與之元之以啓謝云追維季札辭吳盡變為國風接
武韓宣遠魯獨明於易象謂其自他國入中朝也

元之自黃移蘄州臨終作遺表曰豈期游岱之竟遂協
生桑之夢蓋昔人夢生桑而占者云桑字乃四十八果
以是歲終元之亦以四十八而沒也臨沒用事精當如
此足以見其安於死生之際矣

顧起敷詩罷臺官久之得太原倅與先子同官素相好
也敷詩作火山軍試官歸詫得人且言其解頭作啓謝

甚工云夢蕉中之鹿奚辨其真探領下之珠遠遭其睡
先子戲謂敦詩曰主文何太恍惚耶

曾丞相子宣三直玉堂作牋表有氣而備朝廷體其賀
章子厚復資政啓曰浩若江海風波莫之動搖屹如棟
梁虬蟠無以傾撓其自南遷歸丹陽聞之大觀元會作
表以賀略云九賓在列鏘劍佩而肅鴛鴦五輅在庭明
旂常而載日月蓋雖老而文字不衰亦久在朝居文字
職習性然也

四六貴出新意然用景太多而氣格低弱則類俳矣唯
用景而不失朝廷氣象語劇豪壯而不怒張得從容中
和之道然後為工王岐公作慈聖皇后山陵使掩壙慰

表云鴈飛銀漢雖閱景於千齡龍繞青山終儲祥於百
世滕元發乞致仕表云雲霄鴻去免罹矰繳之施野渡
舟橫無復風波之懼呂太尉謝賜神宗御集表云鳳生
而五色悵丹穴之已遙龍藏乎九淵驚驪珠之忽得凡
此之類皆以氣勝與語勝也子瞻與吉甫同在館中吉
甫既為介甫腹心進用而子瞻外補遂為仇讎矣元祐
初子由作右司諫論吉甫之罪莫非蠹國殘民至此之
呂布自資政殿大學士貶節度副使安置建州而子瞻
作中書舍人行誦詞又劇口抵之誦為元凶吉甫既至
建州謝表末曰龍鱗鳳翼固絕望於攀援蟲臂鼠肝一
冥心于造化以子瞻兄弟與我所爭者蟲臂鼠肝而已

子瞻見此表於邸報笑曰福建子維容終會作文字

劉丞相諱元新州至元符末用登極恩追復故官其子

跋以啓謝執政畧曰晚歲離騷難招魂於鬼域平生精

爽或見夢於故人用李衛公夢於令狐綯乞歸葬精爽

可畏故事也

一本晚歲離騷竟招於異域平生精爽猶托于故人

王荆公與吳冲卿丞相同年同歲又修婚姻之好熙寧

中越西制舊人三十餘輩用為三司使樞密使副又薦

代已為相已為相冲卿遂擢其跡欲與荆公異力薦與

荆公論事貶斥之人如呂晦叔李公擇程伯淳還朝又

欲稍變新法及力言荆公家事荆公兄弟不和事荆公

去而不復召者冲卿力也公在金陵熟聞之因中使傳

宣撫問以表謝曰晚由朴學上誤聖知智曾昧於保身

忠每懷於許國諛誣甚巧竊憂解免之難危拙更安特

荷眷憐之至况遠跡久孤之地實迹言易間之時而離

明昭哲於隱微解澤頻繁於疏迹所謂迹言易間乃謂

冲卿也未幾冲卿薨於位公作挽詞云氣鍾舊國山川

秀者譏其鄉里本建州也

陸宣公隨德宗自奉天還闕興元元年下悔過制書曰

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

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其義以示天下其後荆公罷相

守金陵謝上表末云經體贊元廢任莫追於既往承流

宣化妝功尚冀於將來用宣公語意乃知文章師承未

有無從來者也

王文恪公陶嘗言四六如蕭條二字須對倬約與據鞍
矍鑠須對攬轡澄清若不協韻則不名為聲律矣文恪
謝正字啓略云雕蟲篆刻童子尚恥於壯夫血指汗顏
斷者徒羞於巧匠又謝自陳移守許表一聯云有汲黯
之直未死淮陽之郊無黃霸之才願老潁川之守謂陳
州淮陽郡許州乃潁川郡黃霸自潁川入為三公而我
不敢願也用事親切有工類如此
韓子華丞相兄弟將相貴仕為潁川甲族眾相後得帥
御郡文恪賀曰夙祿荀氏之龍重致潁川之鳳謂荀氏
八龍及黃霸守潁川致鳳凰之瑞也

二推

國朝故事作館職則如登科例有謝啓王昇除館職作
啓與同舍裴煌如晦而啓中有云伏惟某官天澤育物
內恕及人其後云仰荅異恩之賜次酬洪造之私謂洪
造如大造也如晦閱之驚起還昇啓曰盛文奉還且告
留取頭

唐張巡之守淮陽胡羯方熾城孤勢蹙人困食竭以低
布煮而食之而意自如其謝金吾將軍表曰想峨嵋之
碧峯預遊西蜀追駮駟於玄圃保壽南山逆賊祿山殺
戮黎獻腥膻闕廷臣被圍四十七日凡一千八百餘戰
主辱臣死當臣致命之時惡稔罪盈是賊滅亡之日其
忠勇如此許遠亦有文其祭纛文為時所稱謂太乙先

鋒蚩尤後殿蒼龍持弓白帟捧箭又祭城隍文云省井
鳩翔老堞龍攫皆文武雄健志氣不衰真忠烈之士也
裴晉公平淮西憲宗解王帶賜之公臨薨却進之使舊
僚作表皆不如意遂令子弟執筆占狀云上府之珍先
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可留人間謹却封進
聞者服其切當

令狐楚相自河南召入至闕鄉暴風有裨將飼馬逆旅
屋毀馬斃到京公遂大拜裨將南還以馬死畏帥之責
以狀請一字為據公援筆判曰廐焚魯國先師唯恐傷
人屋倒闕鄉常侍豈宜問馬時魏義通以檢校常侍代
鎮三城

孫魴本畫工之子頗多避就王澈為中書舍人草魴誥
詞云李陵橋上不吟取次之詩顧凱筆頭豈畫尋常之
物魴終身恨之

王元之謫居黃州至郡二虎闕于郡境一死之群雞夜
鳴冬雷電司天奏守土者當之詔內臣乘駟勞之即徙
蘄州抵蘄上謝表曰宣室鬼神之間敢望生還茂陵封
禪之書止期身後上覽之曰禹偁其止乎

錢熙泉南才雄之士進四夷表王賦萬餘言太宗愛其
才擢館職嘗撰三酌酸文世稱精絕略曰渭川凝碧早
拋釣月之流商嶺排青不逐眠雲之客又年年落第春
風徒泣於遷鶯處處羈遊夜雨空悲於折鴈鄉人李慶

孫哭之曰四夷妙賦無人誦三酌酸文舉世傳
曾魯公雖年八十筆勢尚雄曾子宣誦守鄱陽手寫一
東慰之云扶搖方遠六月不得不息消長以道七日自
當來復揚經臣惟嘗爰而誦之曰此非知其然而為之
神驅於氣使為之也

阮思道子昌齡醜陋吃訥聰敏絕人年十七八海州試
海不揚波賦即席一筆而成文不加點其警句云收碣
石之宿霧斂蒼梧之夕雲八月靈槎泛寒光而靜去三
山神闕湛清影以遙連

先子嘗言王荊公作相天下士以文字頌其道德勲業
者不可以數計也如祥道啓曰六經之書得孔子而備
六經之理得先生而明王禹玉作除相麻詞曰至學窮
於聖原貴名薄於天下熊伯通賀啓曰燭照數計洞九
變之本原玉振金聲破千齡之堙鬱又曰永惟卓偉之
烈絕出古今之時鄧溫伯作白麻曰道德合符乎古人
學問為法於海內越升冢宰大熙衆功力行所學而朝
以不疑謀合至神而人莫為間若此者劇多然不若子
瞻贈太傅誥曰浮雲何有既履如遺此兩句乃能真道
荆公出處妙處也世人謂中含訖切恐大不然
鄧左轄溫伯三八翰林前後幾二十年高文大冊每號
稱職其立哲宗為皇太子制首曰父子一體也惟立長
可以圖萬世之安國家大器也惟建儲可以係四海之

望末云離明震長綿帝祚於億年解吉渙亨灑天人於萬宇天下誦之

神宗自穎王即位元豐中陞穎州為順昌軍節鎮時元厚之嚴參政作穎守令郡中老儒士胡士彥作謝表公覽之以筆抹去疾書其紙背一揮而成畧曰燾土立社是用王者之封乘龍御天厥應聖人之作按圖雖舊錫命維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建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聖而順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為嘉名以侈舊服元祐六年立皇后孟氏而果況之為翰林學士其制畧曰太母以萬世為心命度宗事之重大臣以兩極陳義請建坤儀之尊謂王道之大所由興故人倫之始不可

緩末云垂光紫庭襲譽彤管一時諸公皆歎其不可及前後立后制靡能過焉

四六格句須襯者相稱乃有工方為造微蓋上四字以喚下六字也此四六之格也前輩作滴樞密使張遜詰云互置朋友交攻是非貝錦之詞遂彰於萋菲挈瓶之智已極於滿盈丁晉公南遷作南嶽齋疏文云補仲山之袞曲盡於巧心和傳說之萋雜調於眾口至曾子宣謝宰相表曰方傷錦敗材之初奚堪於補袞况覆鉢折足之際何取於和萋此又妙矣傷錦敗材四字後漢傳全語也

神宗首用富鄭公作相以司空侍中為昭文館大學士

也制乃翰林學士鄭毅夫所草末云上理乎天工則日月星辰以之順下遂乎物宜則山川草木以之蕃近則諸夏仰德以承流遠則四夷傾心作傾心一風而待命毅夫自負此文敏贍因為詩曰中使傳宣內翰家君王令草侍中麻紫泥金印封題了紅燭後燒一寸花元祐中司馬溫公作相除左僕射時學士鄭溫伯制其末曰上寅亮於天工則陰陽風雨以之順下咸遂乎物理則山川草木以之靈內阜安於兆民外鎮撫於四裔此二白麻時相類人謂非二公不能稱此大訓也

治平中英宗患歷代史繁多雜見令司馬溫公編進君臣事跡溫公請置局辟官薦劉恕道原劉放貢父趙君

錫無愧而無愧以親老辭後又辟范淳父在局遂成一代書成則進上神宗賜名資治通鑑元豐末進五代紀而書成遷公資政殿學士除淳父秘書省正字為賞典時道原已前死貢父方貶官衡州也元祐初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用宰相蔡持正劄子方下國子監開板杭州雕造劇致工也令溫公門下士及館職校讎之板成遍賜宰執侍從及校讎官各以表謝獨芸叟表能盡著書始終今載於此略見通鑑本末焉略曰英宗皇帝患學者不能遍窺况人主何暇周覽思有所述頗難其人疇若臣哉莫如光者神宗皇帝揮宸翰以錫名敕講筵而進讀目為通鑑時則弗逮資彼治原捨茲安出又曰

上下馳騁於數千載間出入相隨於十九年內尚假言
官之督責熟諳里俗之謗嗤卒成一代之書仰副兩朝
之志雖古者興亡事迥固已槩然而先之筋力精神於
此盡矣又曰屢遊東國嘗屢歎於斯文留滯周南遂克
終於先業嗟君臣之際遇已極丹青何父子之淪亡忽
悲風露云云張芸叟又有詩謝范學士淳父云通鑑初
成賜近君不遺踈賤帝恩均我投湘水五千里君滯周
南二十春東觀汗青身是夢西齋削藁事如新細思當
日修書者祇有三人今一人謂劉貢父道原范淳父也
淳父特為講筵芸叟為臺官也

資治通鑑成溫公託范淳父作進書表今刊於通鑑後

分旅

者是也溫公以簡謝淳父云真得愚心所欲言而不能
發者溫公書帖無一字不誠實也

吳正肅試賢良方正科殿試策因論古今風俗之變皆
隨上所好惡有曰城中大袖外有金帛之奢而下塾巾
衆為一角之效是時試策猶間有對偶句也仁宗喜此
兩句對輔臣誦之有意大用正肅者實肇於此蓋仁宗
聖性節儉方自家刑之於天下戒在於髮俗而稱此駢
爾

秦少游觀在元祐諸館職最後自校對黃本書籍方除
正字以啓謝諸公當時稱之用三國志蜀秦宓博識諸
葛孔明呼為學士為唐詩人秦系自號東海釣鰲客張

建封始署為校書郎少游用此當家二故事作啓略云
切觀前史具見鄒宗西蜀中郎孔明呼為學士東海釣
客建封任以校書雖為將相之品題且匪朝廷之選用
夫何寡陋遠爾遭逢

豫章潘興嗣家有李後主歸朝後乞潘慎修掌記室手
表慎修李氏之舊臣而興嗣之祖也其表畧云昨因先
皇臨御問臣頗有舊人相伴否臣即乞徐元楨元楨方
在幼年於牋表素不諳習後來因出外問得劉錕曾乞
得廣南舊人洪侃今來已蒙遣到徐元楨其潘慎修更
不敢陳乞所有表章臣且勉勵躬親臣亡國殘骸死止
無日豈敢別生僥覲干撓天聰只慮章奏之間有失恭

慎伏望睿慈察臣素心其銜位稱檢校太尉右千牛衛
上將軍上柱國隴西郡公食邑千戶後連劄子云奉聖
旨光祿寺丞徐元楨右贊善大夫潘慎修並令往李煜
處而楊大年作慎修誌文云喬木不勝空悲故國曳裾
王府猶見故君者謂此也李後主手表僕嘗摸得之愛
其筆札清妙不凡兵火亡失已久因記其梗槩焉後見
大年所作慎修墓誌乃云俾事故君是為上介思喬木
於故國尚見世臣曳裾于王門兼掌記室

范淳父為其叔祖景仁草進樂表云法已亡於千載之
後聲欲求於千載之前事為至難理若有待又為呂止
獻草遺表云才力綿薄豈期位列於三公疾疢嬰纏敢

望年踰於七十世謂能道二公胷中事也

司馬溫公還朝作門下侍郎至大拜四方賓客賀啓語稍過重者必以書謝卻而還之者至多吳處厚爲太常博士啓賀公曰伏以賢國之基用其賢所以固國忠民之望擢其忠乃以得民制命一頒輿情共悅恭惟某官道高致主德裕庇民磨涅而堅白弗渝用舍而行藏自遂者龜先見昔已推其至誠松栢後凋今乃顯其孤操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熙之功庶令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茂實以無窮溫公手柬還之曰稱譽太過不敢克當處厚復啓約之曰處厚前日喜公拜命無階踵賀輒貢短啓叙致悃摺伏蒙謙損特甚乃謂

稱譽太過不敢克當即時封還使處厚既報且惕逃罪無地比欲盡而弗再然又以前啓凡二十句止百餘字字皆撫實而言殆無半語虛飾故首叙國家輔佐須以忠賢爲本而選用必從從民之望如此則國家安而民悅若公之進退出處謂之忠賢耶非耶今既大用豈則天下之人悅乎故啓稱用賢所以固國擢忠乃以得民蓋謂是也又公在先朝專以正道輔拂故啓稱道高致主專欲養養元之故啓稱德裕庇民久居散地未嘗墮獲故啓稱磨涅而堅白弗渝力辭貴位略不絆憲故啓稱用捨而行藏自遂往曰之明則可謂著龜之先見今日之事則足見松栢之後凋然處厚復以大名之下其

實難副故又愛公而申勸之曰方當倚注之際勉率奮
熙之功則庶幾四海風謠播休聲而不已千秋史策傳
茂實以無窮蓋此等事又在卒功終譽之後當俟他日
見之乃知此啓並無愧辭今再遣一介仰塵左右伏惟
台慈特賜收留溫公乃受焉因備書此段以見溫公之
通德每如是也

神宗初即位王介中父劉放貢父同考試進士中父以
舉人卷子用小畜字疑畜字與御名同音貢父爭以為
非中父不從固以為御名貢父曰此字非御諱乃中父
家之諱也因相詬罵既出試院御史以為言貢父坐罷
同判太常禮院罰銅歸館有啓謝執政云虛船觸舟岐

心不怨強弩射市薄命何逃前輩稱其工又貢父謝京
東漕表畧曰不知足而為屨是匪難能懲於美而吹藿
乃非遙度心薄時之奔競功利者非難爾

表啓中最以長句中四字為難以其語少而意多因舊
為新涵不盡無窮意故也前人之語能稱此格者如劉
原父謝館職啓整齊百家是正六藝元厚之謝表云填
荒萬民金玉百度彭器資上章子厚啓報國丹心憂時
白髮舒信道謝復官表九幽路曉萬蟄戶開蓋可風味
者尤難也

劉貢父作國子監直講英宗即位久而車駕方出太學
生除直日外並迎駕時有齋直日以不得預也乃潛出

看駕既而衆退以潛出之罪申直講直講雜其辭貢父
遽判其狀尾曰黃屋初出莫不咸觀青衿何為乃獨塊
處可特免罰衆以為當

王公四六話下



圖書

